

編後記

林佩蓉

第二十本台灣文學年鑑，到付梓前，未有往常般的輕鬆，或許是第二十本的緣故，總覺得應該要有些特別的地方，但最後因為時間及人力皆有限的現實條件下，只好作罷，依照往例完成出版。

不過為了迎接第二十本，編輯小組拜訪了熟稔工具書編纂的前輩，也很幸運的獲得許多寶貴意見，希望能作為2016年舉辦「年鑑20」座談會的資料。在既定的結構上，看似沒有太大的變化，但透過前輩的指點，我們獲得許多可以改善的方向。

台文館自行編纂年鑑的第11年裡，一直都擁有專研於工具書的學者、編委提點、關心、支持著，只是我們一直理所當然的以為，會陪我們走向下一個二十年的依靠，在年鑑印刷前，產生了變化。

9月完成第一批收稿的下午，陳信元教授打電話來，我正巧起身要離開位置，隨手接起電話，匆忙的喂一聲，熟悉的聲音：「我已經完成了，但必須再看一次，這次很抱歉，寫得很多，因為收集到很多資料，並且我發現以前漏掉未注意到的地方，這一次寫進來，我想才是完整，然後接下來就要交棒了……」，陳老師一派輕鬆的口吻，讓我緊張起來，「這怎麼行了，陳老師，知道您實在太勞累了，要不，您其他稿子少接一些，我們年鑑一定要幫我們寫啦」，我賴皮的這樣說，電話另一頭傳來笑聲：「啊～總是要交棒啊，最近體力實在不好，那怎麼辦？這

次字數遠遠超過之前所訂的，還是你看看，然後看要刪哪邊就刪吧……」，我一邊聽一邊心裡想著，怎麼可能刪，都這麼辛苦寫了。掛上電話後，翻了這幾年來撰寫〈中國大陸對台灣文學的研究概況〉，從2005年到2014年，信元老師寫了9篇，只有一年我們答應信元老師的要求，換別人寫看看，加上彼時即將完成的，總共10篇，10年，從未懈怠，不輕易放過任何一筆資料，謹慎再謹慎的信元老師，是這樣在看待《台灣文學年鑑》的工作。

幾天後我們收到這篇大作，總共三萬六千多字。佳君問該怎麼辦，她已閱讀，也為信元老師梳理這麼龐大的資料，讚嘆不已，而正為了其他業務焦頭爛額的我，看了一眼螢幕上排列整齊、章節清明的頁面，盤算著是不是請教幾位編委再決定：「我們校對後先排版」。而後我回信給信元老師，請他寬心我們會處理並謹慎對待這三萬多字的心血，他依然很客氣的回覆：依照編輯方便不要造成困擾。那時確有些忐忑，因為這樣擺明跟其他文稿有很大的差異，但其實一年一次的總觀察，面面俱到、先述後評，對於實在很龐大的資料，三萬字並不誇張。我們該節省的或許是許多資料性的篇幅，畢竟資料庫都建立了，這些條列資料，網路平台能提供更好、更快的搜尋方式及成果。而以累積年度觀察，串接成一部文學史的企圖而言，每一篇文類、研究主題的觀察特稿，都

應該經過一段可觀的時間，蒐集整理、分析評述，如此結構、字數自然可觀。

10月24日夜裏，信元老師辭世，每位知道他堅定意志，挺過、走過身體病痛依然寫出許多龐大的文學史料分析評論、研究彙編的人，都非常驚訝，萬般不捨……。而我們面對初排好的文稿，突然感到茫然：尚未完成核銷的稿費、尚未給信元老師審閱的排版稿……，尚未作的事還這麼多。如今，已一個多月過去，仍然希望是場夢，輕輕說著話，誠懇、素樸的行事風格、沉靜研究、熱誠待人、視學生晚輩如己出的信元老師，在某一天還會響起台文館的電話，說著他剛完成的文章……。

現在的每一分秒，朝向未來一直走去，前方無法預測，然而台文館、年鑑編輯小組實在有福氣，有可追隨的昔人典範，只要持續前進，永遠不用怕迷路。